

爷爷的炕围画

■夏豪

炕围画是山西地方文化中一种地域性很强的造型艺术形式，既可保护墙面，又具审美意趣。

我的爷爷是村里画炕围画的一把好手，方寸之间，以翠绿色条纹做框，再缀以装饰性花边，组合成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画框，长方形、圆形、扇面形错落相间。

以前爷爷经常会将最新设计的图案绘在墙围上，我便用手指“临摹”，恍如身临其境，时而穿梭于象征富贵的牡丹花丛，又或是游历在水墨氤氲的山水亭台间……小小的炕围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，一个个精妙绝伦的故事，通过图案娓娓道来，成了我儿时最生动的启蒙教科书。

闲暇时，我靠着墙围与爷爷闲谈，说起炕围画的渊源，老人家能滔滔不绝讲很久。据称，早年间，农家多用坭子土刷墙，这种墙面极易脱落起皮，蹭脏衣物被褥。村民们便将坭子土与胶水调和，沿炕刷出二尺高的“围子”，既保护墙面，又方便倚靠。后来专业的工匠们在实用基础上，再赋予“围子”美感，先以墨线勾勒边饰，中间绘三两枝写意花卉，空白处以单色平涂，这便是单色炕围画的雏形。历经代代匠人改良，如今已发展出彩绘技法，待画作干透后，用桐油罩面三遍，墙面顿时晶莹如鉴，脏污时只需湿布轻拭，便焕然一新。

这门技艺在黄土地上生生不息，构图讲究天圆地方的哲学，纹样暗合吉祥如意。爷爷常说，一代又一代人，潜移默化地承袭着中华文化精髓，家庭中的炕围画如同无声的师长般见证着一个人的成长。爷爷笔下那明亮的色彩，仿佛在时间的洗礼下不会褪色一样，给家家户户的土墙都染上独特的生机。在有些人眼里，这或许已是过时的玩意，可那些暗淡的油彩里，分明沉淀着几代人的光阴。

爷爷现已离世多年，我们也搬进了城市的楼房。有时回到老家坐在土炕上，过往的记忆如潮水般涌现——油灯在彩绘墙围上投出摇曳的光晕，桐油的清香混着炕席的谷草味，爷爷的骨头烟锅明明灭灭，而那些定格在墙上的牡丹图案，永远绽放在我记忆的深处。

母亲的印章

■赵仕华

小时候，母亲隔三岔五就要勉励我：“你好好读书，今后有工作了，就能敲钟吃饭，盖章拿钱。不像我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，风吹雨打太阳晒。”那时，我对“敲钟吃饭”没有兴趣，但“盖章拿钱”却记在了心底。

母亲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，由于家境贫寒，她直到12岁才上小学一年级。她对学习的热爱几乎到了执着的地步，记得她曾告诉我，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她会偷偷拿出课本，一遍又一遍地翻阅，试图从中汲取更多的知识。

然而，现实是残酷的，外公认为女娃子早晚都是要嫁人的，上学没什么用，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。他决定让女儿退学回家帮着干农活。那一刻，我母亲的心几乎要碎了，但她没有放弃，而是选择了绝食抗争，终于争取到了继续读书的机会。

这次，母亲去了学校的初中一年级上课。尽管她和其他同学年龄相仿，但欠下的知识太多，她便努力地想要追上其他人，每当放学后，她总是学习到最后一个离开教室。但好景不长，随着最小的舅舅出生，外公不再支持母亲继续学习，不管母亲如何抗争都无济于事。她不得不告别心爱的学校，回到农村开始了务农生活。

岁月如梭，转眼间母亲已有五十几岁。我和哥哥相继工作后，她说要出去见下世面。于是，她和同村的年轻人一道踏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。

在浙江的一家工厂里，母亲不知疲惫地辛勤工作。每当发工资的日子，她总是在表上用笔认真真写下自己的名字，虽然字迹歪歪扭扭，但那是她的骄傲，是她身份的象征。但工厂的管理人员觉得母亲的字迹难看，就建议她去刻个印章，发工资的时候盖章就行了。

就这样，母亲在地摊上花10元钱刻了一枚有自己名字的塑料印章。印章刻好的那天，她还特意给我打电话：“没想到我这辈子也能盖章拿钱。”她的话语里充满了自豪。

从浙江回来后，母亲又四处打零工，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。无论是烧锅炉还是装砂石，那枚印章始终伴随着她，成为她辛苦劳作，领取酬劳的见证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无情，母亲的身体逐渐走向衰老，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更是迫使她不得不终止了辛勤的打工生涯。经过手术治疗后，母亲时常安静地坐在窗前，手中轻抚那枚承载着岁月印记的印章，眼神中流露出难以言表的无奈与忧虑。

母亲的印章，不仅仅是一块塑料，它是母亲坚强意志的见证，是她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。这种精神宛如那枚印章镌刻在我心里，激励我不断前行。

童年的柳哨

■刘志杰

每当春天来临，故乡的河湾、沟渠边，一排排杨柳与波光潋滟的河水相互映衬，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一条条好似绿色丝带的柳条也唤起了我童年做柳哨的往事。

在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柳哨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乐器之一。清明节前后是做柳哨的最佳时节，柳条很嫩，只需稍稍一拧就分开了。

那个时候，我和小伙伴们放学后连家也不回，便飞奔至村子以南的河岸边，此处的杨柳树最为密集。手脚麻利的孩子如猴子般敏捷，三下两下便爬上树去，专折粗细适宜的枝条，很快做柳哨的原材料便折了一小堆。

扭柳哨是个技术活。先选一根相对光滑的柳条，在两叶之间没有骨节的部分剪断，左手捏住上端，右手自下端依次向上轻轻揉动旋转，使嫩树皮松动，然后轻轻抽出里面的骨条，捏扁树皮上端的口部，用指甲剔去外面约半厘米宽的绿皮，露出黄色的内皮，形成一个“吹嘴”，一个轻盈灵巧的柳哨便做好了。但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加工过程，如果操作时树皮松动不彻底，会导致哨体出现裂缝，柳哨吹起来会漏气。

柳哨做好后，衔在嘴里轻轻一吹，清脆悦耳的哨声就会响彻我们的耳畔。不同款式的柳哨吹出的声音有不同，粗条做成的柳哨声音粗犷、低沉，细条做成的柳哨则声音尖细、清脆。由于我生性胆小，爬树不敢爬太高，只能折取柳树下面的细枝条，结果做的柳哨又细又小，吹出的声音像老鼠吱吱叫，惹得小伙伴们看笑话。

在我们村，有一位大叔是做柳哨的高手。他做的柳哨会带着一两片嫩叶，煞是好看，且吹起来声调高亢，响遏行云。村里很多孩子经常缠着他做柳哨，大叔是个热心肠，认真为每个孩子做柳哨。待所有孩子都拿到做好的柳哨，他的小院里便会响起大阵仗，激昂清越的柳哨声此起彼伏。

不知不觉间，我已离开老家十多年，在钢筋混凝土的都市里呆久了，更怀念老家成片的杨柳林。于是，每当春天到来，我总会四处寻找柳树，折下一段细小的柳条，做成柳哨，一边轻轻吹响，一边回味快乐的童年。